

# 语用学的身体转向 ——第二代认知语用学方法论<sup>\*</sup>

崔中良<sup>1,2</sup> 王慧莉<sup>3</sup>

(1.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大连 116024;

2.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滁州 239000; 3.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大连 116024)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认知科学发生了身体转向, 建立在传统认识论基础上的认知语用学研究的身体问题在时代潮流中也亟待解决。从方法论视角转换上, 在第二代认知科学、哲学认识论和脑神经科学等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认知语用学身体转向的可能性; 并尝试性地建构了第二代认知语用学, 揭示出认知语用学身体转向的意义。

**关键词:**语用学; 认知科学; 身体; 第二代认知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22 (2017) 03-0002-0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 几乎在同一时期语用学也出现了认知转向, 1987年 Sperber 与 Wilson 提出了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的认知语用学及后来 Kasher 的认知语用学理论, “认知语用学是语用学在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参照认知科学的目标、理论、方法进行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学科, 是语用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以语言的运用作为具体研究内容来研究人们的认知过程、认知特点、认知规律” (徐盛桓, 2007)。认知语用学的出现推动了语用学的极大发展, 也使得关联理论自一出现就受到了极大的批评和赞扬。语用学的认知转向至今已有30年, 虽然在1995年 Sperber 与 Wilson 对关联理论做了一定的修改, 但是其认知基础和理论建构方式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 认知科学、认知哲学却发展迅猛, 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更改变了人们对认知的看法, 新的思想和理论不断涌现, 以 Lakoff、Langacker 和 Talmy 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迅速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 因此对认知语用学的再认知显得异常迫切。

本文尝试使用第二代认知科学、认知哲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思想和发现来对对认知语用学的根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建构具身认知语用学。

## 1. 认知语用学身体转向的前提

由于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进路也从静态的、孤立的、追求普遍理性的思想范式中得到解放, 从而转向追求动态的、情境的和多样的认知描述, 这一范式的改变离不开维特根斯坦、赖尔、杜威、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哲学思想家的影响, 后来在戴

<sup>\*</sup>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 (SK2015A432);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资助项目 (SK2015B03)

维森、普特南、德雷福斯、莱考夫等哲学家的进一步推进下,认识论的研究发生了根本的范式改变。在此哲学认识论的思潮下,认知科学也经历了范式革命,试图改变传统的将心灵看作独立实体的心身二元论,转而将心灵看作是一个与身体统一的、情境化的、动态的认知过程,这一运动在80年代获得繁荣发展,在此思想范式的影响下认知科学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思潮,如情境认知、嵌入认知、具身认知和延展认知,又被称为4E运动。“认知科学正在经历一场巨变,无论局部的结果如何,都会改变人们提出何种科学问题以及在何种框架下提出问题。把认知看成是数字计算机软件的观点正在失去领地……”(布鲁诺·G.巴拉,2012:213)。

语言学研究长期受制于乔姆斯基对形式和普遍语法追寻的束缚,一些形式语言学内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形式研究的问题,因此开始寻究意义、语境、经验、社会和身体对语言的作用,语言学的研究因此进入认知语言学的阶段,它以经验现实主义或体验哲学为其哲学基础,运用第二代认知科学方法研究语言学,可以说认知语言学的出现上改变了人类对语言研究的范式。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相比,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似乎显得默默无闻,一种原因是由于认知语言学将语用学的研究纳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甚至有学者指出,认知语言学本身就是语用的,因此语用学的独立研究似乎没有那么重要,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我们认为除了这种思想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问题,并没有跟上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潮流,因此,从根本上说,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认知语用学的身体转向。

传统认知语用学以福多的心理模块理论为认知基础,认为交际的过程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将语用学的研究从考察语言使用过渡到话语理解的心理过程。但认知语用学将言语交际中的理解仅看作一个推理的过程,这就将人看作是身心分离的,认知或心灵被看作是独立的实体,似乎说话者将语言说出之后,听话者就会依据情境和百科知识对此话语进行推理,在推理中听话者有很多的选择,心灵实体(主体)对各种可能的选项进行选择,最后挑出一个最佳关联的选项。这种观点仍然囿于哲学认识论中的“理论论”和“模拟论”,“它仍然将心灵看作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实体,认知是脱离于身体的心灵内部的活动”(Gallagher,2005:203)。可以看出,语用学虽然受到了认知科学的影响,但是认知语用学的认知基础仍然是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以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为基础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观,这一范式必然带来对言语交际研究的孤立化和对象化,因此全面地认识语言运用中的认知过程并对建立在第一代认知科学范式的认知语用学认知和哲学基础的全面改革将有助于语用学的发展,将具身认知思想融入到认知语用学的研究成为了认知语用学研究的必然方向。

## 2. 认知语用学身体转向的思想条件

语用学的产生除了受莫里斯(Morris)的符号学思想影响下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分析哲学中对日常语言的探析,可以说语用学天然地与哲学有很大的关联,认知科学也与哲学中的认识论相辅相成,因此从哲学的和认知科学的视角来研究认知语用学也许能为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 2.1 哲学为认知语用学转向提供本体论条件

哲学中的他心知(他者)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认知语用学强调交际过程中对说话者的话语和意图的理解与哲学中对他心知的问题相似”(徐盛桓,2016)。对他心(者)的理解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传统中都做了论述,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象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和维特根斯坦的直接感知理论。



现象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最早由胡塞尔所提出,认为如果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纯客观的),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题(纯主观的),而是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那么它就是主体间的。在胡塞尔看来,主体间的这些特征表明:人们与其说是建构了一个唯我论的世界,毋宁说是建构了一个共享的世界,但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思想主要是为了论证先验自我,仍然带有唯我论思想。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思想经过梅洛·庞蒂的创造性误读将其发展为身体的主体间性,“他者可以看作是对我的显现的一种证明,因为我对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我的主观性需将我的身体附着于其上”(Merleau-Ponty, 2002: 352),这一思想将我与“他者”都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这种读心观就直接刺激了认知科学中关于他者认知中的对“理论论”和“模拟论”思想束缚的挣脱。对于“他心问题”和“读心”,维特根斯坦将“他心问题”看作是一种概念问题,并通过对私人语言的否定来论证他心的不可能。从总体上分析维特根斯坦关于“读心”的思想,我们如何才能了解他人?维特根斯坦认为正确的预测一般出自那些对人的认识较佳的人所作的判断(Wittgenstein, 1953: 227)。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认识较佳的水平呢?在维特根斯坦论述其对他心的看法时,提到了四方面重要的内容:(1)生活形式的融合。(2)直接感知。(3)氛围依附。(4)“读心”需解释。这种“读心”观强调了交际中的生活形式和情境的重要性。

## 2.2 第二代认知科学为转向提供了认识论条件

第二代认知科学从研究范式上彻底地发生了改变,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具有身体性、情境性和非表征性,这种认知方式的思想也得到了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病理学等学科的青睐,在将第二代认知思想运用于其学科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第二代认知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全面认可。第二代认知科学反对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根本研究纲领,提出认知科学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注重身体、情境和环境的动态过程,强调身心的统一,注重体验和经历对认知的作用。尽管大脑很重要,但大脑不是智能的唯一和中心所在,智能是遍布于整个身体的(Pfeifer & Bongard, 2009: 14)。当代交互式认知活动建构模式已经在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和生理学等领域出现了有较强说服力的科学实践(孟伟, 2009: 1-2)。从本质上我们应该忘记符号处理、内部表述和高层次认知,着眼于真实世界的交互,“智能需要一个身体”是这种新的具身性人工智能理论的口号。由于研究方向的转变,研究问题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学者们开始对运动(Locomotion)、操作(Manipulation)以及智能体一般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成功地活动产生了兴趣。

## 2.3 神经科学为转向提供了方法论条件

近年来,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如:fMRI、ERP、EEG等脑成像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神经科学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使得人们能在真实的环境中来研究人类的认知,使得认知科学的研究更加真实。神经科学的发展,推动了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认知科学中的研究获得了实验论证,因此,神经科学也被寄予揭开人类认知谜底的根本方法。从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中,人们认识到了认知是离不开身体的,人类的认知是与人类的整个身体都是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Rizzolatti(1996)等发现在猴子的大脑中有一种神经元可以进行行为模仿,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被认为是神经科学的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发现,是与人类对DNA的发现有着相同的作用,镜像神经元揭示了人类基本认知能力的基核。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改变了传统的对“他者”的认知的完全推理的过程,人们放弃了“理论论”而转向“模拟论”,认为人们的认知在最开始时是一种镜像模仿的过程,“上世纪末起,多位科学家通过颅磁刺激和正电子断层扫描发现,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大



脑的 F5 区有一种神经元,在执行一个动作和知觉到他人执行同一个动作时都会被激活。这些神经元像镜子一样映射他人的动作,所以被称为“镜像神经元”(费多益,2015)。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认知观以逻辑推理和符号演算作为人类认知的基础。镜像神经元认为人有天生模仿能力,可以模仿与其相关的行为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认知,因此,镜像系统是语言交际认知的基础。镜像神经元可以使得个人认知场域影射到他人的场域中,从而使得人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交往能力,进而达到复杂的人类交往过程(Oberman & Ramachandran, 2008)。

### 3. 具身认知语用学的构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身体革命也逐渐受到一些语用学学者的关注, Panther 和 Thornburg (1998)、Hernandez 和 Mendoza (2002) 论证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思想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语用学;郭鸿(2008)从现代西方哲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来论证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同源和互补性;陈新仁(2011)沿着国外研究的思路,对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研究语用学从理论上和实践两方面都做了充分地论证;王寅(2013; 2015)更是提出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和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视角下研究认知语用学。这些研究指出了目前认知语用学的问题和转向的可能,并间接地表明语用学需要进行身体上的考量。这些前期的研究都为认知语用学的身体转向给予了思想启蒙,但是仍然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新认知语用学”仍然更多的是从其他语言学方法论上对认知语用学进行补充,而当前的认知语用学需要从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行改革。哲学对他心知(他者)的探索,提示在交际中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应该是一种直接的把握,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叙事或者解释的方式来扩展话语的背景信息,从而能够直接体会到说话者的意义。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也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作用,镜像神经元的出现更验证了哲学和认知科学的思想,从而促使我们将三个学科的思想加以融合来构建新的认知语用学。在以上有关身体思想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言语交际的过程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具身主体间性。具身主体间性是具身认知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认为人类认知的起源是一个具身的主体间性的,这不仅强调了认知的身体性而且还强调了文化和社会实践在人类认知发展的作用。具身主体间性思想来源于胡塞尔对主体间性和身体思想的论述,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最后得出一个超验自我,为了避免其哲学的“唯我论”,他就肯定了他人意识即主体间性思想;他将身体称为 Leibkörper,即活生生的身体。梅洛·庞蒂后来对胡塞尔思想进行扩展,构建了身体间性思想(intercorporeality),“每次用我的右手来触摸我的左手时,我就无法分辨是触摸还是被触摸”(Merleau-Ponty, 1962: 106)。具身主体间性也得到了实验论证, Meltzoff 和 Moore(1983)对刚出生 1-70 个小时的四十个婴儿进行实验,当实验者对婴儿做不同的面部表情时,婴儿也会做出相似的表情。因此,可以看出人类天生就具有身体间性。但是由于人类语言的出现似乎减弱了具身主体间性的有效性,我需要通过推理或角色转换才能理解他者, Zlatev (2016) 对此种观点做了批判,他通过对英语、保加利亚语和泰语等语言关于非真实性动作表达(non-actual motion expressions)的研究,认为语言中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 NAM 表达(Non-actual motion 表达)主要是与具身主体间性有关,具身主体间性是使人类交际和语言从混乱状态到规则的、系统的结构演化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认知语用学应该摆脱以福多的模块论为基础的内在论的认知观,转而追求以身体、环境、文化和实践为基础的外在主义认知观。



第二、具身感知。加拉格尔并提出一种具身的主体间性，按照他的观点，对他者的理解会经历三个阶段：初级主体间性、次级主体间性和叙事（Gallagher & Zahavi, 2008: 187）。初级主体间性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能力，指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他者的意向，因为他的意向清晰地表现在其行为和表达之中，这种能力是不需要去假设或者推理他者隐藏着的信念或欲望等。次级主体间性是指人们在场景化中，感知到他者的意图，强调情境性对他者意图或信念的直接把握，次级主体间性还强调与他者的交流，通过交流获得在环境中进一步理解他者的能力，因此对他者的理解不需要我拥有对方的心灵，而是要求我关注与他者共享的世界。镜像神经元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方式，但是镜像神经元这种神经科学的结果似乎无法直接运用于认知科学的解释中，更不能如一个清晰的理论一样知道与认知有关的科学研究。因此 Gallese 与 Fogassi（2005）等根据镜像神经元的工作机制，提出了具身仿拟论（Embodied Simulation Theory）。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人类经验的身体中，镜像神经元通过镜像反映的方式来对我与他人进行匹配，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与这种匹配相关的经验知识使得我们能够直接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意义。这种直接理解的能力就是建立在镜像神经元基础上的具身仿拟能力。当我们在理解他者的过程中，具身仿拟会产生某种共振现象，这种现象状态反过来又使得我们拥有在语言交际中理解他人的能力，我们通过对他人意图的识别，而转换为对说话者语言使用的理解和判断。通过具身仿拟，我们可以直观到说话者的真实意图，直达对方的心灵。传统的意义的理解主要基于对词语的定义，而对语言进行具身仿拟主要基于“内心语言（Mentalese）”的概念，通过在脑海中仿拟语言所描述的经验来理解语言。具身在语言加工中起到功能性的作用，并直接仿拟某种感知和行为；而心象通过联想把符号与感知和行为的知识连接到一起，从而激活相关的感知和行为。因此具身仿拟是具身认知语用的基础，在语言交际中，通过对说话者意图的直接把握和对其所描述的场景进行心智仿拟就可以基本上达到对其思想和表达意图的理解。具身仿拟有三个层面：直接感知仿拟、话语内容仿拟、想象仿拟。直接感知仿拟是指，当感知到对方的某一行为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作出相似的动作。话语内容仿拟是指听者或者读者在感知到话语的时候，认知者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与话语所提到的内容相似的仿拟。如：当我们听到与脚、手或者嘴的行为有关的词时（踢、打等），这些词就会激活与负责这些部位活动有关的脑部神经。（Hauk, Johnsrude & Pulvermuller, 2004）想象仿拟是指说话者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想象创制一个活生生的场景和活动，从而达到对行为表达的理解。想象是人类意义和理性的核心。在想象仿拟中，也会激起与想象行为相关的运动感觉系统和相应的神经机制。如：我们在想象一件美好的时刻时，脸上不自觉地会挂着幸福的表情。Bergen（2012）在其专著 *Louder Than Words* 中从语言的各个层面论述了身体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语言理解建基于具身仿拟之上。

第三、叙事扩展。叙事理论是指我们通过叙事来扩展某个行为或话语的意义从而达到对他人行为或话语的理解。叙事是对初级主体间性和次级主体间性的补充，是对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行为和表达的一种理解方法，通过叙事可以做到：（1）以叙述不同文化规则或者某人的历史背景或价值观等方式将某一事态进一步情境化；（2）通过叙事的方式来构建我与他者的共享关系，从而达到对他者的理解。因此，现象学对他者的理解似乎是要完全摆脱了认知主义中的认知推理的思想方法，转而通过感知的方式来解决他心问题。儿童通常就是通过故事练习达到对他人的理解，但是人们在运用叙事方法来扩展意义时，需要具有关联性，通过不断地扩展与此人此话相关联的信息来优化表达行为的语境，从而弥补语言中所省略的话语。当我们在交流中，如果对说话者的



话语不理解，那么我们不仅仅是按照我们的认知推理来获得对方隐含的意图，更重要的是通过使用谈话技巧来询问对方，努力得到对方的解释。通常的情况下，试图去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或原因，并不是去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而是去理解对方的态度和作为情境中的完整的人的态度和反应。通过叙述，不是获得对方的心中所想内容，而是共建一个共享的世界，因此提高语用能力的方式不是训练其推理的能力，而是去逐渐熟悉如何叙事的能力，从而达到一种上手的状态。叙事是观察和实践，它通常是在具体的实践训练中逐渐获得。通过叙事和具身仿拟，我们就可以通过扩展语境的方式来创立更大的语言环境，从而让自己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具身仿拟也能够顺利获取对方的意义。维特根斯坦也强调“读心”需解释。“解释是一种活动”，解释是一种转换。在解释的活动中，人们对于同一个行为进行不同面相的转换并将其转换为原始的语言游戏，原始的游戏即为行为的延伸，因此可以直接把握。

第四、关联连接。虽然具身仿拟与叙事可以达到对说话者的理解，但言语交际的认知过程必须以关联性作为言语交际认知的基础。Sperber 和 Wilson (1995: 260-266) 指出关联理论有两条原则：(1) 通常，人类的认知追求最大关联性；(2) 明示交际行为应该设想为具有最佳关联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读心”是一种生活实践，“当我看见送奶人到来时，我便拿起我的罐子走向他。我体验到一种意图吗？”(Wittgenstein, 1980: 38)。因此我们需要依据生活形式找到最大关联的基础。氛围更像是一个场，它是无形的，但是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他心”的感知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氛围不是人们能够直接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它，而这种最直接的体验即是一种最大关联。Gentilucci (2004) 等通过实验来对关联性进行验证，他让参与者去抓或者拿不同形状的水果（樱桃、苹果），或者让他们去观看这样的行为同时发出“ba”这个音，结果表明去拿或看到别人拿苹果的人发“ba”这个音更快，(Glenberg & Kaschak, 2002) 让受试通过移动手臂按钮来确定句子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结果表明如果句子描述的行为方向和手臂移动的方向一致，那么受试者移动手臂要快。这两个实验表明，行为和情景是具有关联性的，人们对话语的理解是与情景不能脱离开来。第一个实验说明，人们的具身仿拟能够影响后续的叙事，第二个实验表明，叙事内容的改变也会影响到具身仿拟。因此，具身认知语用学仍然要以关联性为其基本认知规则，但是这种关联性随着情景的改变而改变。

具身认知语用学将人们在言语交际中的认知过程看作是在一个具身仿拟和叙事的过程，具身仿拟机制一直都包含于语言的加工过程中，也因此使得儿童能够在长时间的语言交际训练中掌握了使用大众心理的能力，而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也得益于对故事叙事能力的不断运用 (Gallese, 2007)。因此，具身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中心转换为：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具身仿拟，在哪些层面是需要叙事功能，两者又是如何关联的。

#### 4. 语用学身体转向的意义

认知语用学的身体转向使得语用学研究从追求言语交际中普遍适应的规则和准则转向到对追求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动态的、情境的、身体的认知过程。认知语用学的身体转向其实是对语用学研究的进一步推演。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 (C. Morris) 在其著作《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中首次提出了语用学是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 (理解者) 间关系的学科，因此语用学的根本是符号与人的关系，那么最开始的语用学研究似乎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上的规则和意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语境对语言意义的作用。认知语用学意识到交际过程中人内心的认知过程，否定了没有心灵的人的交际。随后，具身认知语用学则向前又推进了一步，将身



与心看作一个整体，将交际中的双方看作完整的人。

认知语用学的身体转向也可以说是对语言交际中的语境范围的扩充。过去的语境没有纳入语言交际中的身体状态和经验容纳，因此其研究是一个不全面的语境状态。通过对具身认知语用学的建构，我们认为，认知过程并不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感知与解释的过程。第一代的认知语用学是脱离了身体的独立心灵的运作过程，将心与身体分离，认为认知是可以独立于身体的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似乎是对身体的遗忘或者正是我们对身体的过分熟悉才造成了我们没有注意到身体对语言认知的作用。具身认知语用学更强调语言交际是人生存于世界中的一种方式，语言交际更多的是生活的一种表现，因此必须将语用学扩展为整个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语用学就改变了以往将语言看作是独立认知的一个外部表达的工具，似乎通过这种表达去找出一个隐藏在身体后面的那颗独立的心灵才是认知语用学的目的，具身认知语用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独立于语言和身体的孤立的心灵，只有心灵和身体的相互缠绕，心灵活动就是在生活实践中的一种生活样态。

具身认知语用学的研究扩大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语用学内部的一种范式转换，这种转变能够提高语用学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而且也使得认知语言学研究更注重对在线语言使用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似乎更多是通过已经使用的语言来推理人类的语言使用与人类的认知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过去的经验或体验在语言认知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需要更加真实的实践环境来论证其理论的合理性，此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是否正确也可以通过在具身认知语用学的实践框架下得到认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具身认知语用学给予语言学研究以应用方面的支持。

语用学的产生与分析哲学传统中的日常语言学派如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塞尔等人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使得语言哲学研究从静止的、形式的、语义的人工语言研究向动态的、情境的日常语言转移。随着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出现，语用学也发生了认知转向，认知语用学自出现以来就带着巨大的争议和强烈的改革意义而出现。根据认知语用学的最初研究纲领，强调通过研究实际语言交际中的认知过程来研究人们的认知方式。具身认知语用学也继承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思路，认为通过语用学的研究来找出实际的言语交际中的认知方式；具身认知语用学通过将交际中的认知过程扩展到与身体相关的研究，拓展了认知研究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因此可以说，通过具身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使得第二代认知科学能够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上得到加深，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扩大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影响。具身认知语用学使得人们认识到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符号推理的过程，更多的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具身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不管是对语言学内部还是整个认知科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5. 结语

总之，本文是以认知的具身化转向为前提，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的发展态势上详细分析认知语用学身体转向的可能，认为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认知科学的身体转向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为认知语用学的身体转向提供了条件，并在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身认知语用学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法和意义。具身认知语用学认为语用学的研究需要在前期的关联理论、顺应论、模因论和认知语境等的基础之上提出具身认知语用学的研究重点，即语言认知的具体主体间性、具身感知、叙事扩展和关联联接等四个方面。具身认知语用学方法论的探讨有利于实现语用学的身体转向，克服唯我论和身心二元论，推进人类语言认知和社会认知的发展。





参考文献

- Aziz-Zadeh, L. & A. Damasio. Embodied semantics for actions: Findings from 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J]. *Journal of Physiology* (Paris). 2008, 102: 1–24.
- Bergen, B. K. *Louder than Words: The New Science of How the Mind Makes Meaning* [M]. Philadelphia: Basic Books, 2012.
- Gallagher, S.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 Gallagher, S. & D. Zahavi. *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Gallese, V. Embodied simulation: From neurons to phenomenal experience [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5, (4) : 23–48.
- Gallese, V. Before and below ‘theory of mind’ : embodied simulation and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social cognition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2007, 36 (2) : 659–669.
- Gentilucci, M. et al. Execution and observation of bringing a fruit to the mouth affect syllable pronunciation [J]. *Eur. J. Neurosci*, 2004, (19) : 190–202.
- Glenberg, A. M. & M. P. Kaschak. Grounding language in action. *Psychon* [J]. *Bull. Rev.* 2002, (9) : 558–565.
- Hernández, L. & F. Mendoza. Grounding semantic motivation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in indirect directive speech ac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3) : 259–284.
- Meltzoff, A. & M. Moore. Newborn infants imitate adult facial gestures [J]. *Child Development*, 1983, 54: 702–709.
-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62.
- Smith, C. (tran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Oberman, L. & V. Ramachandran. Reflections on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Their evolutionary functions beyond motor representation [A]. In Jesús, P. (ed.), *Mirror Neuron Systems: The Role of Mirroring Processes in Social Cognition* [C]. Totowa, N. J.: Humana Press, 2008: 39–62.
- Panther, K. & L. A. Thornburg.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8, (6) : 755–769.
- Pfeifer, R. & J. Bongard. 身体的智能——智能科学新视角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Rizzolatti, G. et al. 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 [J].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1996, (3) : 131–141.
-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5.
- Tettamanti, M. et al. Listening to action-related sentences activates frontal-parietal motor circuits [J]. *J. Cogn Neurosci*, 2005, (2) : 273–281.
- Ascomb, E. (tra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Blackwell, 1953.
- Wittgenstein, L.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 1)* [M]. Oxford: Blackwell, 1980a.
- Zlatev, J. Levels of meaning, embodiment, and communication [J].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2009, 16: 149–174.
- Zlatev, J. & J. Blomberg. Embodied intersubjectivity, sedimentation and non-actual motion expressions [J]. *Nordic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6, 39 (2) : 1–24.
- 布鲁诺·G.巴拉著. 范振强、邱辉译. 认知语用学: 交际的心智过程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陈新仁. 新认知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认知语用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1, (2) : 40–44.



- 费多益. 他心感知如何可能? [J]. 哲学研究, 2015, (1): 119-126.
- 郭 鸿.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同源和互补性——从现代西方哲学和符号学角度作出的解释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 (1): 1-4.
- 孟 伟. 交互心灵的建构——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王 寅. 新认知语用学——语言的认知—社会研究取向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 (1): 1-4.
- 王 寅. 语用学之理论前沿——简论普遍语用学和新认知语用学 [J]. 外国语文, 2015, (5): 52-58.
- 徐盛桓. 镜像神经元与身体——情感转喻解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 (1): 3-16+159.

## The Body Turning of Pragmatics ——A Study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Pragmatics

CUI Zhongliang<sup>1,2</sup> & WANG Huili<sup>3</sup>

- (1.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idea of the body turning appeared in cognitive pragmatics, the cognitive pragmatics building in the traditional cognition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body in time.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reveal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body turning in cognitive pragma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efforts to construct a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pragmatics, and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dy turning.

**Keywords:** Cognitive Pragmatics; cognitive science; body; 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Pragmatics

**作者简介:** 崔中良, 男, 硕士,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哲学研究。

王慧莉, 女, 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哲学、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

**通讯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区凌工路2号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邮编 116024

**E-mail:** cuizhongliang1986@163.com

(责任编辑: 柯贤兵)

